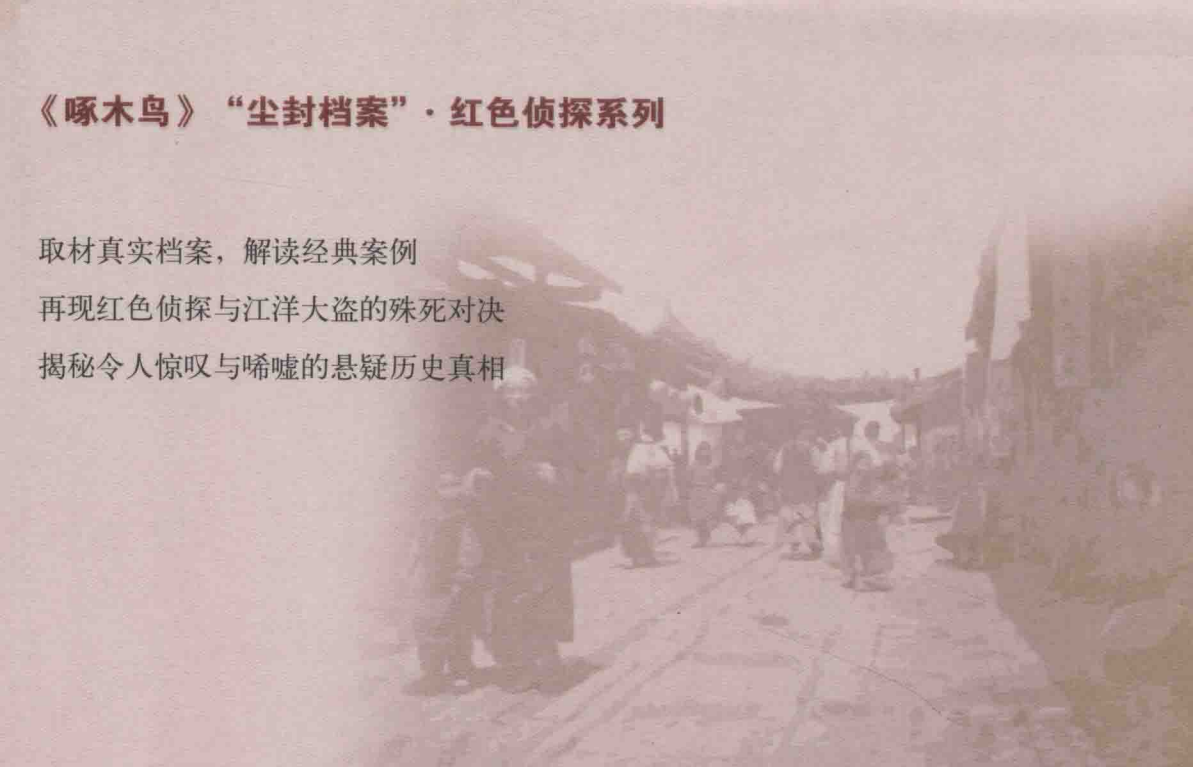


《啄木鸟》“尘封档案”·红色侦探系列

取材真实档案，解读经典案例

再现红色侦探与江洋大盗的殊死对决

揭秘令人惊叹与唏嘘的悬疑历史真相



追缉“六指魔”

东方明 魏迟婴等 著

群众出版社



《啄木鸟》“尘封档案”·红色侦探系列

追缉“六指魔”

东方明 魏迟婴等 著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啄木鸟》“尘封档案”·红色侦探系列·追缉“六指魔”/ 东方明, 魏迟婴等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20. 1

ISBN 978 - 7 - 5014 - 5974 - 2

I. ①尘… II. ①东…②魏…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09210 号

追缉“六指魔”

东方明 魏迟婴等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16.25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974 - 2

定 价: 58.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1941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啄木鸟杂志社电话: 010 - 83903494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追缉“六指魔”	1
---------------	---

1950年初，山西警方得到线索，曾经在当地作恶多端的江洋大盗“六指魔”出现在成都。在成都警方的协助下，一张追缉“六指魔”的大网已经撒开。让两地警方始料未及的是，对“六指魔”这个绰号的误解竟然给追捕行动带来了麻烦，眼看成功在即，警方与“六指魔”却失之交臂……

羊城军火走私案	51
---------------	----

1951年初，有线人向警方举报，香港的走私团伙将把一批军火运进广州，目前正在广州市内寻觅合适的存放地点。警方遂安排线人以提供库房的名义与走私团伙联系，并对其住所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不料，走私团伙成员没有露面，线人却在负责监视的民警眼皮底下被毒杀。是走私团伙杀人灭口，抑或是另有隐情？线索断了，警方又该如何侦破这起羊城军火走私案？

“藏宝图”之谜 101

1951年夏，重庆小有名气的女老板华锦秀路遇劫匪，所幸损失不大。谁承想，华锦秀的同居男友裴俊君竟因此大发雷霆、大打出手，终致华锦秀负气自杀。更奇怪的是，裴俊君几天后也被人秘密杀害。而就在此时，江湖上惊现一张“藏宝图”，据说是出自一个窃贼之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探寻“藏宝图”之谜，真相令人惊愕……

毒杀准明星案 156

六十多年前的上海滩，追星风气之盛并不亚于如今。1952年初，一位十七岁少女被电影制片厂看中，准备出演一部新片的女二号。可惜红颜薄命，没过一个月，即将冉冉升起的明星在家中毒发身亡，准明星毒杀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凶手对这样一个花季少女痛下毒手？调查的结果令警方唏嘘不已……

中秋二命疑案	206
--------------	-----

1955 年中秋，一名刚刚从苏北劳改农场获释回沪的汪伪“七十六号”行动特工在一家浴池死于非命，两个小时后，他的妻子也在家触电身亡。据传，这个行动特工曾是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魔王”吴四宝的铁杆兄弟。办案刑警心下疑惑，如果传说属实，此人即便不被枪毙，至少也要判个无期，怎么轻易就获释回家了？正准备顺着这条线索调查案情，却被政保部门严厉制止。此路不通，刑警又该如何破解这起中秋二命疑案？

追缉 “六指魔”

一、“六指魔”其人

1950年3月18日上午，两个外形剽悍的汉子——中共太原市委社会部（对外是太原市公安局政保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侦查员阎盛昌、解家宝风尘仆仆地从山西省会太原市赶到成都（当时是川西行署驻地）。他们是来执行一个特殊任务的。

这个任务，说简单也简单——追缉一名逃犯。情报表明，该犯目前以牲口贩子的身份隔三差五时不时地出现在成都的牛马市场，只要前往

候得这厮现身，即可将其逮捕，然后押解回太原。不过，说复杂也复杂——也有可能运气不佳，该犯已经改行干起了其他营生，那就得重新查摸；或者，虽未改行，却察觉到警方已经盯上自己，来一个提前滑脚，让侦查员扑一个空；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逃犯既没改行，也没察觉到警方盯上了自己，但是在警方抓捕时，却公然拒捕，而且还成功脱身。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逃犯具备这份能力。逃犯名叫查景道，这年四十挂零，可行凶作恶的历史已有三十多年。八岁的时候他手上就有人命，至于混黑道的时间那就更早了。后来这厮被捕接受讯问时，警察问他何时开始在黑道上混的，他回答说：“我出生在土匪窝里，你说我算是什么时候开始走黑道的？”

查景道的父母都是黑茶山的惯匪。他出生后就在土匪窝里生活，耳濡目染，两三岁就能说道上的切口，四五岁敢操刀宰杀猪羊，八岁生日时，匪首老爸赠其一支勃朗宁作为生日礼物，次日他就用这支手枪打死了一个小土匪。不久，他被送往五台山，投拜在其父的结拜老兄、闻名江湖的巨匪“一掌倒”杜伯兴门下习练武术。杜伯兴当年杀人如麻，作恶多端，后来忽一日宣布金盆洗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法名“思善”，这时已经是个五十出头的老者了。查景道跟着思善和尚学了九年武术，下山时不但精通多般武艺，而且练就了一手暗器本领。

回到黑茶山匪窝后，他凭着发射暗器的悟性，很快就成了一名指哪儿打哪儿的神枪手。然后，查景道就盘算自立门户了。他自立门户的做法也跟寻常土匪不同。寻常土匪自立门户，要么拉一帮人另立山头，要么干脆火并，他却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父母开枪打死了。那借口简单得简直不能算是借口——他在午睡时被父母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的争吵惊醒，于是就行凶了。

不过，查景道并未能接掌门户。这个上百人的匪帮中，大部分土匪都跟他的父母有特殊关系，或是结拜弟兄，或是徒子徒孙，也有同乡亲友。这种情况查景道事先也考虑过，知道自己弑父诛母后会有一部分人离开，但他没有料到，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所有成员全部选择离开。幸亏这些人各有各的打算，才未抱成一团跟他算一算大逆不道之账。就这样，这股颇有些规模的匪帮自行解体了，倒是让官府松了一口气。

那么，查景道自此何以谋生呢？他仗着自己武艺高强、枪法精湛，以及那份弑父诛母的凶残狠毒，做起了黑道单干户，在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四省流窜作案，举凡杀人劫财、强奸妇女、纵火下毒之类的暴力型犯罪，一年少说也得干上二十来宗。这等残暴行径，连黑道上的同行都暗自心惊，自叹弗如，便给查景道起了个诨号叫作“六指魔”（这个诨号并非因为他长了六指，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下文还会说到——这个极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诨号给后来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查景道发现像以往那样作案的可能性正在减少。因为战乱，有钱人家大多藏匿财物，结伴逃生，而他自认为属于成名大盗，不可能干那些拦路打劫之类的小毛贼勾当，于是就考虑改行。不久，他成功转型为一名职业杀手。1938年到1949年这十一年里，查景道受雇于多方，作下了数十起行刺暗杀案件，丧生于其手的对象不仅是因为私人恩怨，也有国共、日伪等各种势力的成员。查景道的最后一单生意，是暗杀十名国民党特务，而这些特务本身就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之所以干这桩活儿，并非是眼看要解放了，想立一份大功，以便日后被新政权追究时可以因此抵消一部分罪恶，保住自己的小命。他信奉的是谁给钱就给谁卖命，而雇佣他干这桩活儿的，正是那十名被杀特务的主管机构——国民党山西省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宪队。

1949年4月24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一千三百门大炮向太原城同时开火，二十五万官兵分十二路攻上城头，付出伤亡四万五千余人的代价，歼灭阎锡山部十三万余人，解放了太原。这场持续了六个多月的残酷战役，成为国共内战期间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城市攻坚战。4月26日，新创办的《山西日报》上刊登了中共太原市委的通告：“阎匪的罪恶统治永远结束了，太原将永为人民所有。中共亦将永远脱出了秘密状态，凡中共地下党员及一切地下的革命工作人员，自即日起，请速到新民中正街3排20号中共太原市委地下工作委员会报到处报到，以便分配参加新的建设工作。”

据档案记载，战前与战时，我各根据地派遣进入太原城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大约有两千一百余人，可是，到太原解放后十多天的5月上旬，看到上述通告前往指定地点报到的仅有三百四十六人。其中一千余人是随部队开拔了，其余七百余人则是在太原做地下工作时英勇牺牲了。因此，中共太原市委社会部、太原市公安局随即着手追查残杀我地下工作者的凶手。不久，据被捕的国民党山西省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宪队副队长畅涛供述，其所领导的特宪队在太原解放前夕曾杀害数十名被捕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将遗体埋于坝陵桥18号特宪队队部的后院。我方随即对该处进行挖掘，共挖出五十三具尸骸。经辨认，其中有十人竟是特宪队的行动特工。

这是怎么回事呢？太原市委社会部进一步调查后方才弄明白——

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仓惶逃离山西，对阎“忠诚不二”的“山西省代主席”梁化之向山西省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徐端下令，将抓捕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以及进步分子分批杀害。梁化之担心其罪行解放后被揭露，故又密令徐端另外安排专人把执行任务的那十名特务刽子手灭口。

徐端在物色执行后一道任务的人选时，想到了以前曾有过合作的“六指魔”，便以十两黄金的价码雇请“六指魔”一次性干掉那十名行动特工。

1949年4月22日晚，徐端在特宪队食堂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款待完成屠杀任务的那十名特务。为防这些部属起疑心，他亲自出席。两个小时后，徐端发出了暗号，守在外面的勤务兵俞行仁便去前院通知查景道出场。使徐端感到吃惊的是，进来的竟有两人，之一自然是“六指魔”，另一位却是即便让他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的对象——被他金屋藏娇的太原名妓郭美娇！不过，徐端毕竟是特务头子，稍一愣怔，便马上明白了“六指魔”此举的用意。“六指魔”担心解决这十名特务后被他这个处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把郭美娇掳来当人质了。徐端当下招呼两人入席，也不向那些即将大祸临头的属下介绍“六指魔”，而是让郭美娇给他们敬酒。

十名已经丧失了防范意识的特务一齐起立，与郭美娇碰杯。枪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的。“六指魔”双枪齐出，十个目标只用了八发子弹——由于角度的原因，有两对儿是被一枪击倒的。然后，“六指魔”请徐端抱上已经吓瘫了的名妓把他“礼送”出门，一直到五十米开外方才握手道别。当然，两人不可能后会有期了。四十小时后，太原城破，徐端及“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尹遵党等四百余人逃入省府大楼集体自杀，并以汽油焚烧尸体，与大楼一起化为灰烬。

像“六指魔”这样的巨匪，本身就是新政权惩处的对象。1949年5月中旬，当社会部从俞行仁、郭美娇口中得知查景道参与“灭口事件”后，为彻底调查原特种警宪指挥处的情况，决定把逮捕查景道作为当务之急，侦查员阎盛昌、解家宝受命承办该案。可是，阎、解两人从5月下旬一直忙碌到9月初，奔波了三个多月，光鞋子就跑穿了两双，却查

不到有关“六指魔”的任何线索。太原解放伊始，案子繁多，警力紧张，领导见两人劳而无果，寻思没准儿查景道已经逃离山西，甚至有可能偷渡出境了，就决定暂时把这个案子放一放。

一晃又是半年过去了，1950年3月上旬，太原社会部忽然接到山西省公安厅转来的一封检举信，信中说“六指魔”在成都露面了。

这是一封实名检举信，检举人名叫王宝贵，三十九岁，系太原“博安堂中药店”的老板。太原市委社会部收到省厅转来的那封检举信后，决定重新启动对“六指魔”的调查，还是交给阎盛昌、解家宝两人承办。两人接受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博安堂”拜访王老板。

王宝贵有两个哥哥，都在成都经营中药，一个开中药店，一个是药材商。王宝贵每年秋末冬初都会去一趟成都，一是三兄弟聚会，二是从二哥的中药批发行批些中药。去年因太原刚刚解放，这边事情多了些，未能成行，直到今年2月才得以赴川。王宝贵每年去成都都要待上半个月甚至二十来天，又喜欢四处乱逛，多年转下来，对成都各处颇为熟悉。这次，他去了一处以前没去过的场所——北门牲口市场。经营中药的老板去牲口市场干吗呢？那是因为太原这边的老朋友、牲口经纪人谢富昀托他到成都后抽空去牲口市场看看行情。王宝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先后三次前往牲口市场，第三次去时，在市场里遇到了已经成为牲口贩子的“六指魔”。

王宝贵和“六指魔”曾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二十年前，王宝贵还不到二十岁，在其父执掌的“博安堂”学艺三年刚刚满师。“博安堂”是太原城里的一家老字号药店，传到王宝贵父亲手里已经是第四代。一日清晨，“博安堂”刚刚开门营业，来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厮，开口求见王老板。王宝贵他爹从内堂出来，问有什么事儿。小厮却不吭声，双手奉上一封密札便返身而去。王老板拆开信封，从中取出一纸药

方，只一看，神色顿变，稍一愣怔，随即亲自按方抓药，一一称妥，扎成四角方方的一个包包。然后唤过王宝贵，命他立刻送到南门车郎中府上，途中不得耽搁。

当时的中药业老字号都与当地有点儿名望的中医有业务合作，除了请合作中医隔三差五来店铺坐堂问诊，对患者全免诊金，还对该中医所开的药方实行打折赎药。那位车郎中便是“博安堂”的合作中医，而且是太原中医外科的名家，人称“血见愁”。只不过这一次，“血见愁”也是满面愁容。见王宝贵登门，车郎中露出惨淡的笑容，让王宝贵随其入内。进到里面客厅，王宝贵顿时一个激灵！只见客厅正中原本只有车郎中本人才可落座的那张铺着虎皮的红木太师椅上，端端地坐着一條大汉，脸色惨白，正闭目养神。大汉面前，车家大小三代十七口统统席地而坐，个个噤声，甚至车郎中那年方三岁的小孙儿都吓得一声不敢出。

那大汉自然就是“六指魔”了。听见脚步声，他睁开眼睛，说声“药来了”，把手一招，王宝贵便身不由己地趋前把药递过去。对方却不接，只是问他姓甚名谁，做什么营生，听明乃是“博安堂”少东家，就示意他与车家老少坐在一起。那中药已由车郎中接过，亲自去厨房煎熬了。“六指魔”喝下汤药后感觉并无异样，这才放王宝贵回去。

事后王老板才听车郎中说起，那天凌晨，“六指魔”在北门一个相好家被警察局捕探包围，双方交火，死了数名警察，但“六指魔”也受了伤，一路奔逃到南门车郎中寓所，胁迫车郎中全家作为人质，让车郎中为其抓药疗伤，这才有了王宝贵到车郎中府上送药一节。临走时，“六指魔”留下黄金十两，言明让车郎中和王老板二八相分。车、王皆是良民，哪敢收贼赃，但也不敢举报，只好在每年同业公会举办的义诊义卖活动中捐出，以安良心。有过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王宝贵的脑

海里也就烙下了“六指魔”的那副尊容。

因此，当王宝贵在成都北门牲口市场看见有个男子酷似“六指魔”查景道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太原解放以来，军管会张贴的每一批重大案犯的通缉令中，都有查景道的名字，却一直没听说这厮落网了。坊间百姓茶余饭后议及“六指魔”时，有的说肯定已经远走高飞逃往境外，有的说这家伙多年来结下了不计其数的冤家仇敌，没准儿是让人家瞅个机会一声不吭地悄悄干掉了，哪知这厮竟然逃到成都做起了牲口贩子。

不过，王宝贵还是不太有把握，他寻思哪有这样的巧事，别是认错人了吧？想着，就把头上的那顶黑羊皮罗宋帽往下拉了拉，悄然靠上前去。走到离对方五六米处时，听见那人正向一个主顾介绍他牵来的三头牲口的特点。那声音，虽然时隔二十年，还是那么熟悉。再走近两步，从那人身边经过时迅速扫视一眼——没错，正是“六指魔”！

看清对方后，王宝贵竟然止不住地浑身颤抖，随即转身往牲口市场深处走去，从另一个出口溜了。出门没多远，正好有辆三轮车迎面过来，向来惜财如命的他不假思索上了车，一路上还不时回头张望，担心“六指魔”觉察到其行踪已被发现，追上来灭口。要知道，这对于“六指魔”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

回到二哥的中药材批发行，王宝贵没敢对二哥提起这事，两天后三兄弟寒夜喝通宵酒时，同样没敢对大哥吐露半点儿口风。返回太原后，正好在部队当班长的侄子出差路过太原，顺路来看望叔叔。王宝贵寻思这侄子是解放军军官，应该说得清形势政策，就在闲谈间提到“六指魔”其人。侄子以前没听说过“六指魔”，不过，当他听叔叔说到“六指魔”的滔天罪恶时，不禁拍案而起，说这种恶棍如若不铲除，那还要我们闹革命干什么？王宝贵小心翼翼地向侄子请教，像“六指魔”这样本领了得的惯匪，人民政府对付得了吗？这位解放军班长哈哈大笑，

说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歼灭了，还解决不了这样一个土匪？

王宝贵就向侄子说了在成都牲口市场看见“六指魔”之事。侄子鼓励叔叔向政府检举，叔叔却还有些顾虑，说如果政府派人去成都没抓到“六指魔”，会不会说我谎报案情，反倒把我抓进去坐大牢？侄子说这个您尽管放心，共产党办事，一是一，二是二，决不会像旧政权那样胡来。

于是，就有了那封检举信，也有了太原市委社会部侦查员阎盛昌、解家宝奉命赴成都追缉“六指魔”之事。

二、抓错对象

阎盛昌、解家宝两人受命追缉“六指魔”，但他们从未跟目标见过面，手头也没有“六指魔”的照片。“六指魔”既然干的是江洋大盗的营生，自然不会轻易留下照片。日军占据山西期间，规定中国人都须领“良民证”，他使用的假证（他是各方缉拿对象，又是流窜作案分子，没有户口，无法领证，只好弄了个假证）上用的也是一个与其相似者的照片。因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警察局接收的日伪档案中的“良民证”底卡上并没有此人的照片。我曾经见过“六指魔”的人打听其相貌体态，也是十人说十个样，百人说百个样，不知听谁的是好。这次走访王宝贵，自然也要问及，但王老板的描述却让侦查员有一种越听越糊涂的感觉。

综合众多说法，“六指魔”给侦查员留下的印象是：年龄在四十岁上下，身高一米七出头，不胖不瘦，肤色不黑不白，脸形时长时圆（这是因为目击者看到他时的年代不同，胖瘦也不同），脸上没有明显的疤痕或胎记之类。这种毫无特征的目标，每天在大街上都能遇到，把这样的印象作为寻找“六指魔”的依据，胜算不高。

两个侦查员来到成都，在北门牲口市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了下

来，然后开始打听“六指魔”的下落。成都地区的牲口交易不如北方那样兴旺，当时全市也就只有北门这个市场，规模不算大，参加交易的人也没有太原多。阎盛昌、解家宝两人化装成牲口买家，一连逛了三天，终于发现了一个疑似目标。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其身高、体态与传说中的“六指魔”相符，脸面偏瘦，两颊布满络腮胡子。当然，光凭这并不能断定此人就是“六指魔”，侦查员还有一个依据，那就是此人的口音是山西、河北、河南的大杂烩，而“六指魔”以前就经常在这些地区活动。

阎盛昌、解家宝商量下来，没有马上动手。因为“六指魔”这厮实在太厉害了。试想，他的武术能练到可以用暗器伤人的程度，那水平该是何等了得，别说十八般兵器，只怕随便拿起件家什就超过常人手里的勃朗宁真家伙了，更何况“六指魔”还有一手极为了得的枪法。两个侦查员之所以被领导指定为追缉“六指魔”的执行人，身手自然也不可小觑，可面对眼前这个罕见的追捕对象，阎、解有点儿缺乏信心。而且领导下令尽量捉活的，那难度就更高了。

那么，为什么不跟当地公安局联系请求调人支援呢？新中国成立初，各大城市的公安机关都组建了专门配合外地同行执行追逃任务的抓捕组，成都市公安局也有这样的职能部门。太原的两位侦查员并非不想上门寻求帮助，只是眼下时机未到。阎盛昌、解家宝的想法是，先摸清目标的落脚点，然后再相机行事。

可是，次日两人到牲口市场转悠了一阵，却没发现“六指魔”的影子。阎盛昌、解家宝顿时紧张起来，莫非已被这厮察觉，让他滑脚开溜了？两人等了一会儿，没见目标露面，就去向距昨天“六指魔”拴牲口的地方不过十多米的一个卖烧饼的老汉打听。老汉说倒是有印象，还说那人姓关，听口音是山西人。侦查员又问那人是几时开始来市场上

交易牲口的，答称大约是去年九十月间，因为他喜欢吃烧饼，常来买，有时一买就是十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

阎盛昌平时总觉得自己运气差，外出调查时经常碰到一闻三不知的对象，今天却是例外，前两个问题都得到了很详细的回答，于是他又怀着希望问了第三个：“大爷，您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老汉没让阎盛昌失望：“听说他住在关帝庙后面的那条巷子里，叫什么巷来着？我想想……哦，好像叫柳条巷。”

两个侦查员喜出望外，掉头直奔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公安局有一个专门协助全国各地来成都外调或者追捕人犯的临时机构，叫协查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姓尚，也是山西人，跟侦查员颇有一份老乡情缘，而且，竟是听说过“六指魔”的。尚副主任自是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说为家乡人民除掉这个大祸害也是他的一份责任，太原同行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就是。

阎、解两位侦查员提了两点要求：一是立刻指派专人对“六指魔”是否藏匿于柳条巷进行秘密查摸；二是如果证实“六指魔”确实藏匿于该处，那就须在今晚行动，要求成都方面出动武装力量支援。

秘密查摸的结果证实，柳条巷确实有那样一个家伙，借住于该巷79号于姓人家的一处空宅院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与其同居，那女人说一口下江话（当时四川人把湖北、江西、江苏等长江中下游省份一律称为“下江”，这些地区的方言称为“下江话”），至于是临时姘居还是原本就是夫妻，那就说不清了。尚副主任随即唤来协查办下面的抓捕组组长范德福，与阎盛昌、解家宝一起研究抓捕方案。

当晚，成都警方出动了十八名警察，连同阎盛昌、解家宝共二十人。整个抓捕过程并非之前想象的那样惊心动魄，警方让邻居叩门后，那个说一口下江话的湖北女子刚取下门栓，外面的人就一拥而入。屋